

如果让你来描述春天到来的景象,也许你会引用很多华美的古诗来表达。诸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或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亦或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我感觉用两个字“惊蛰”来描述就够了。

在我看来,惊蛰不仅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更是一个类似于“轰隆隆”的象声词,可是象声词还不准确,它应该是个动词。

惊蛰中的“惊”意味着惊醒,而“蛰”则表示动物蛰伏地下冬眠。惊蛰是在春雷炸响,冬眠的动物、植物都突然被“轰隆隆”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小动物们伸伸懒腰,好奇地从洞口向外张望,“啊?一觉醒来已经春暖花开啦。”而那些种下的种子,都努力地开始萌发。它们喊着:“我要发芽,我要发芽。”于是自然万物都运动起来。它们争先恐后地拱出地面。于是,它们听到了农家的新犁声,看到了青翠柳如烟,听到了燕子轻鸣、水流花开的声音。而惊蛰就是这一切诗画写意的精髓。古人用两个字就说明了所有春天的变化。

蚯蚓是最悠然自得的,它们在地下漫步,啃食着草木的枯根,不过,惊雷和春雨也会让它们爬出地面,一不



惊蛰是个动词

文/王南海

小心,成为了鸡群的美食。而泥土里探出的新芽上,竟然爬着一个漂亮的小瓢虫,红色的脑袋,黑色的身子,它探头探脑地,自己的彩色衣裳以春天的翠绿为背景,显得那么精致。这世界,居然有如此多的美好。

惊蛰气温回升,冰雪融化,春天的脚步走得一日比一日紧凑,仿佛春姑娘是急着赶路一般,轻盈地拂袖,就点化了春暖花开,点得鸭子在水面上摇摆,点得桃花一

朵朵绽放。惊蛰一到,春天的景象就如画卷般铺陈。

人们习惯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时桃花初绽,即使在遥远的林芝,伴着雪山,桃花也次第开放。雪山圣洁,桃花点点,一团团,一簇簇,仿佛是天下降下来的粉色云朵,大地有了无比鲜艳的色彩。“二候”时,人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鸟声,那些鸟儿淘气地站在枝头,冲人们叫着,笑着,开心地告诉人们:“惊蛰后,春韵更浓了。”而“三候”,世界已经春意盎然。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随着季节的流转,物候的变化,惊蛰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开始扛起农具,走向田野,开始了新的耕作。这是指导一年耕作的重要时节。农谚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于是,油菜花铺陈开来,漫山遍野的金黄。农民还在田间立起可爱的稻草人,它张开双臂,拥抱着美丽的春天。

在北方,小麦返青生长,到处是满眼的翠绿;而南方的油菜花像是金色的鸟儿,开始渲染田野。在江苏兴化,到了春天里,人们还能划着小船,在水里观看油菜花,小船摇曳,花朵摇摆,春天用浪漫的姿态,展示着迷人的美。

二十四时节浸透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惊蛰是春天中,最美丽的画卷。惊蛰是个动词,催促了春暖花开……

最近在读汪曾祺的《食事》。它用极其细腻的笔调,为我们讲述着无论是家常小食,还是地方风味,甚至平凡生活中的小吃,都极具闲情雅致,意蕴深长。原来,美食中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

一边读他的文字,一边思绪就飞到了乡下婆婆的小院。每到春光乍现,婆婆早已在园子里忙碌。虽然还不到种瓜点豆的时节,但婆婆早已把地翻好,播上蔬菜种子,然后担心它们冷,就覆盖上一层塑料薄膜。当别人家的菜园还荒芜一片时,婆婆家的菜园里,早已绿油油,长势喜人了。那些蔬菜是婆婆的最爱,她每天为它们浇水、精心地看护。也许是在温室里,这些蔬菜舒服地晒着太阳,伸展着腰身。每当我们回家,婆婆都让我们去摘这些青菜。

我最爱的莫过于新鲜的生菜。一片片绿色的叶子,嫩嫩的,绿盈盈的。待把摘下来的生菜放在竹篮里,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婆婆买来好吃的甜面酱,一道春天的菜就做好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将一片生菜在手上铺展开来,将甜面酱均匀地涂抹在叶片上。我将生菜卷起来,轻轻地一咬。那种味道,鲜、嫩、香,就是一种春天的味道。这种味道极爽口,清清爽爽,唇齿间散发着菜的香气,仿佛还有春天泥土的芬芳。也许是因为新鲜,这种味道更沁人心脾。每每吃这种生菜蘸酱,我都能足足地吃上一大盆。婆婆见我们喜欢吃,就再去摘一些过来。

除了新鲜的生菜,还有让人喜欢的樱桃萝卜。婆婆总喜欢给我们种点小小的樱桃萝卜,让我们生吃。当我们把这种小萝卜挖出来,冲洗干净后,直接就可以品尝了。这种萝卜,鲜

舌尖上的春味儿

文/刘云燕



鲜嫩嫩的,红通通,小小的,吃到嘴里,有一点清凉,有一点辣,更多的是一种清新。婆婆喜欢用它拌凉菜吃,而我更喜欢直接生吃。生吃更加有春天的味道。

每到春天,婆婆还有一件最喜欢的事,就是去地里挖野菜。每到春风吹起,野菜也迎风生长。这时,婆婆就喜欢着,拎着篮子去挖野菜。婆婆认得各种各样的野菜,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每次她都会很麻利地给我们挖回各种各样的野菜来。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荠菜。据说《诗经》中就有“甘之如荠”的说法。我们用荠菜和猪肉馅包饺子,那种味道,真的是又香又鲜,美味无比。每每吃完,还要带回家一些。我们把荠菜凉拌,也格外清口,好吃。

家里的院子里,婆婆还会种上香椿。等嫩芽刚刚长出来,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去摘。那香椿苗嫩嫩的,摘下来,手心里都散发着清香。我们用香椿拌豆腐。香椿是刚刚采摘的,豆腐是村民手工制作的。那种感觉,真棒!香、鲜,唇齿留香。或者,我喜欢用香椿炒鸡蛋,别有风味,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春天,草木萌发。婆婆的菜园里,也一片葱茏翠绿。我们喜欢回到乡下的小屋,享受美食,舌尖上飘飞的都是春天的味道……

小小肾结石 盈盈医者心

文/周彦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年前,三十多年来都身壮如牛的我,竟然被一个小小的肾结石折磨得死去活来。平时连感冒药都几乎没有吃过,如今,却要面对手术,我不禁紧张、烦躁起来。

为了缓解我的情绪,手术前一天的深夜11点多,泌尿外科杨显医生找到我,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次日手术的过程、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相应的措施。杨显大夫幽默形象地说:肾脏内部好几个房间,石头就是在房间里捉迷藏;为啥要在输尿管里放个支架呢?就是让破碎的石头顺着支架像坐滑梯一样滑出来,这样既不伤血管壁,还能让输尿管更顺畅……杨显医生用形象的比喻帮助我详细了解手术的过程,渐渐打消了我心中的顾虑。

手术如期进行,而且很顺利。接下来的几天,杨显医生每天都会仔细询问我当日的状态,叮嘱我结石病人应该注意的各种细节等。在杨显医生的关心下,我从沮丧、烦躁的情绪中慢慢走了出来,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病情。出院后,杨显医生依然没有忘记我,他每天都会抽时间电话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是否按时吃药、每天饮水量多少、运动量多大,提醒我保持良好心态等。

杨显医生说:身为医者,不仅“医病”,更要“医心”。面对病情,我的心本是一片荒凉的沙漠,杨显医生却用他的医者仁心,在我的心中种植了一片绿洲,让我的身心都重新焕发了生机,也给我带来了面对生活的无穷力量。



父亲的春耕

文/寇俊杰

春天来了,在和煦的阳光下,父亲把屋檐下挂着的锄头取下来,端上半盆水,蹲在磨刀石旁“哧啦哧啦”用力地磨着。母亲说:“你在鞋厂打工,既轻松又挣钱,急着去锄地干啥?”父亲头也不抬:“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只有双脚站到庄稼地里,心里才觉得踏实!”母亲笑着说:“你是老黄牛托生的吧?咋就离不开庄稼地呢?”父亲的脾气很倔,种了大半辈子地,看到如今的年轻人只想外出挣钱,把地都荒了,很是心疼,不过他也没办法,只有闷头把自家的地种得更好。

父亲不理睬母亲的唠叨,他磨好了锄头,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地向麦地走去,看样子不像一头老黄牛,倒像是一位扛着枪、急于奔赴战场的勇士,和他走向工厂的样子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母亲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爹就是受苦种地的命,在鞋厂轻松的活儿他常说腰酸背痛,种地当牛做马反而不叫苦不叫累,人家想留他在鞋厂多呆一天他都不答应。”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一天学,但二十四节气歌背得滚瓜烂熟,日历上的节气他也认得,和种地有关的谚语他会说的比大学生都多。春天里的父亲像是憋屈了一冬的千里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的确,父亲在别的方面不敢说,但种地却是没有人不佩服的。父亲站在麦地里,前腿弓,后腿蹬,手拿锄把,有节奏地挥动着。人是锄的脚,锄是人的手,人和锄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父亲不会弹琴,但嘹亮的锄地声就是他献给大地最动听的音符;父亲不会写诗,但那一行行脚印就是他写在庄稼地的抒情诗;父亲不会画画,但蓝天白云、绿苗黄土和劳作的父亲就是一副完美的图画。一滴晶莹的汗水,从父亲的额头滴到麦苗上,再从青青的麦苗上滑落进泥土;一块块板结的泥土,在父亲的锄头下变得松软,麦苗伸个懒腰就能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

在别人享受春天的美好时光里,尽管有时春风料峭,乍暖还寒,但父亲却很少停下手中的锄头,七八亩地,堤内堤外,河沿坡地,大大小小被分成了五六块儿,这些地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锄的,锄地、浇水、再锄地,再浇水……一块块轮流进行,轮完一遍,第二遍就又开始了。那些天,父亲的身体佝偻得更厉害了,常常连走路都直不起腰。我真想让父亲休息一下——那么多地,家里又不缺钱,少收一些也没啥!可是父亲却说:“世界上对人最实在的就是庄稼地,你多流一滴汗,它多结一粒籽,你要是不出一丝力,它绝对是荒草遍地。”父亲很累,但那些天,他却睡得很踏实。

父亲的春天,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一副春耕图。



春暖东瓯湖

摄影/蔡肇娥

妇女节欢歌
诗/董国宾
阳春三月“三八”妇女节
在明媚的微笑着走来
草长莺飞 欣欣向荣的时节
又一次将女人的容颜 做成圣洁的感念
沾一滴露水 就是温婉
眨一下眼睛 就是花颜
抖一下指尖 就是真诚
采一束晨曦的晨光 就是璀璨
这天下妇女的博大情怀
在风里行走 在雨里漫步
巷口里的背影 花丛里的云朵
每一个瞬间 都是热爱体贴和奔放
都是时空最美的色彩
花海一样的园子里
母亲 妻子 女儿 每种姿态
都是同一个世界
都是一样的目光
一样的人生和精彩
无私 宽厚 智慧 望不到边的天空里
每一缕春风 每朵摇曳的花瓣
都诉说着同一种祝福和感恩
都为春天走来的“三八”妇女节放声高歌
节日永恒 节日快乐

西马不是人,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

从九华山往陵阳古镇行进,半途看到这块“西马”的石碑,让我很自然地就想起“西风瘦马”来。这个地名,肯定与马致远的那首小令不相关,但这里的景色却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韵致,沿着崎岖山道越往深山走,越有“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境。这条公路我路过多次,就是忽略了这块石碑的存在,也忽略了石碑之后西马小村的风光。

这个小村不大,居住着十多户人家,有一百多人,但常居的不到二十人,且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是外出求学,就是打工谋生去了。村子是老村子,大砾石垒起来的山墙,有包浆,更有许多苔藓。村口的那棵桂花树,据说有四百多年了,就像一顶古代的华盖,被他的主人遗忘在这里,听天由命般淡然地撑在那里,年年为村人乐此不疲地撒香播福。有两副拴马石,像卫士那样威风凛凛地站在村口。这表明这个小村,过去出过人物。还有一口清澈的贡士井,井中能看到小鱼在清闲的游弋。这口不显眼的小井,隐士一样地藏在在一幢房子的后面,稍不留心,还真怠慢了这个清凉妙处。过去,这里是当地旺族牛姓的庄园。据说,鼎盛时期这里有

偶遇西马

文/章小兵



四百多人。太平天国时,曾经有几个探子来此侦察,被牛家抓住绑在拴马石上,没有想到这几个探子挣扎着跑掉了,结果,给这里带来了灭顶之灾,太平天国的大军围住这里,不



古代酒旗的历史民俗

文/卜庆萍

酒旗,是古代酒店悬挂在路边,用于招揽生意的锦旗。其实,古代酒旗不仅是营业标志,还展示着社会历史风情。让我们走进历史,看一看酒旗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民俗。

酒旗,多系缝布制成,以其形制,又称酒旆、野旆、酒帘、青帘、杏帘、酒幔、幌子。以其颜色,还称青旗、素帘、翠帘、彩帜。以其用途,亦称酒标、酒榜、酒招、帘招、望子、望子。唐·杜甫《月夜》诗云:“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中的“幌”,即“幌子”,即指酒旗。唐·张籍《江南行》诗中,就简明地说到“酒旗”。此诗曰:“长干

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酒旗最初是官方的政令、标识、信义之义,是“王”者所用。后来,渐渐变成经营的标识,酒市悬旗的目的,就是招徕顾客,是最古老的广告形式。《韩非子·外储说右》记载:“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里的“悬帜”,即悬挂的酒旗。可见,酒旗的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利用酒旗作为广告形式,来传播商业信息了。自唐代,酒旗逐渐发展,成为十分普通的市招,其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唐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宋代罗愿《和汪伯虞求酒》:“君不见菊潭之水饮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唐宋诗词中,写“酒旗”的诗句颇多,均可看出酒旗之广,大凡酒铺,应该皆有悬挂的酒旗在门前飘扬吧。

古代酒旗,大致可分三类。一是象形酒旗,此类酒旗,以酒壶等实物、模型和图画为特征。二是标志酒旗,即旗幌及灯幌。三是文字酒旗,即以单字、双字或

仅见人就杀,还放火烧毁了这处世外桃源般的村庄。如今,在村前山谷草窠之中,还能依稀寻到那些残存的残垣断壁。现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从江北逃避战乱与饥荒的杨姓及吴姓等杂姓的后辈。他们成了这个小村的新主人。新做的房子一水地坐北朝南,门前的大山叫大王尖。当地的村民说,九华山有九十九峰,它算其中一峰。人在家中坐,抬眼看云松,这样的感受,难得。

土墙屋现在很少见了,这里却有好几幢土墙屋矗立在那里。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一幢的土墙屋,还是我的一位朋友父母的老家。那幢土墙屋挂着锁,但那红春联却像迎风招展的旗帜,很是醒目,仿佛与我亲热地打着招呼。听村民老杨说,到了春茶采摘时,我的朋友一家会回来采摘春茶。看到这里山清水秀,那春茶就是不喝,闻着也是香的。到这时候,真想陪朋友一起来到这里,领略一下采摘春茶的真趣。

从西马回家已经多日,梦中多次梦到春花烂漫的西马。我便心想:西马要真是一个人多好,我没有时间去看他,他就来看我!

对子、诗歌为表现形式,如“酒”、“太白遗风”等。

酒旗在古代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招牌,还是古代一种商业民俗。古时,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前,或另立一根望杆,让酒旗随风飘展,以达到广告宣传、招徕顾客的目的。有的店家还在酒旗上注有经营方式或售卖数量等内容,让客人一目了然。如有的古代酒帘儿,上写“现沽不赊”。《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所进店家,招牌上写有“三碗不过岗”。另外,酒旗还有传递信息之作用,酒旗的升降,是店家有酒或无酒、营业或不营业的标志。有酒卖,便高悬酒旗。若无酒可售,就收下酒旗。《东京梦华录》中写道:“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句中的“望子”,就是酒旗,酒家都卖完了酒,自然就把酒旗降下来。

古代酒旗,似乎还飘散着淡淡酒香,从历史中穿越而来。它是历史的标注,更是我国抹不掉的历史民俗和文化。